

「父母呼，应勿缓」新说

郭文斌

《弟子规》的第一部分“入则孝”，它用什么开篇呢？是“父母呼，应勿缓”。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句式呢？大家细细琢磨，里面充满着奥秘。“父母呼，应勿缓”，它用“呼”和“应”来开篇。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由什么开篇的呢？请问，小孩子刚生下来，是先吸了一口气呢，还是先呼了一口气？答案在一个词里面，呼吸。先呼一口气，再吸一口气。所以，《弟子规》开始说“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呼”跟生命刚开始的这个“呼”是同一个“呼”。为什么要“应勿缓”呢？因为呼而不应，就相当于你呼了气却不吸气，就会没气了。父母一呼，马上一应：“哎！”这是人在宇宙间进行能量交换的一个基本程序，而且要求迅速。人呼气了，如果长时间不吸气，是什么结果大家清楚。所以，你细想古人的话，那都是大有深意的。

“父母呼，应勿缓”，我们从大的宇宙来看这个对应，就是古人讲的天人合一，宇宙间的一切造化都是如此。这个宇宙演进的秩序就是“父母呼，应勿缓”。宇宙间一定是小质量的星体在围绕着大质量的运转。相对于地球来讲，月球就是小；相对于太阳来讲，地球就是小——这是宏观世界。微观世界也是如此。原子中一定是电子围绕着原子核，如果电子突然不见了，那这个原子就会出现。宏观世界，一定是一个小天体围绕着大天体，微观世界，一定是小粒子围绕着大粒子。

这样的状态对应在人伦理上就是“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呼，应勿缓”是一个对等行为，如果父母呼，儿女们没反应，能量就断掉了，这就相当于上面说的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秩序裂变，结果就是灾难。人伦理是宇宙规律的投射，它从开篇就把秘密讲出来了——“父母呼，应勿缓”。

那么，“应勿缓”里面的“勿缓”，它说的是什么呢？速度感、敏捷感。古人讲，“一勤天下无难事，百忍堂中有太和”。古人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功，要想幸福，有两个关键要素：“勤”和“忍”。“一勤天下无难事”，我们看《曾国藩家书》，他认为一个人能不能成功，一家人能不能兴旺，有一个大前提——看这一家人早晨起得早不早，能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勤”。说白了，这是对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团队反应力、执行力的强调。所以，“父母呼，应勿缓”只是《弟子规》的举例，由这一句话，我们可以联想到“国家呼，应勿缓”“民族呼，应勿缓”……一个人如果父母呼，他没有反应，可以推理，国家呼，他也不会有很好的反应，民族呼，他也不会有很好的反应。一个人的行动力迅速到什么程度才行呢？父母呼，他马上有反应，这个人就是一个有用的人，具有建设力的人。

那么，《弟子规》在童蒙养正阶段培养孩子的什么品质呢？培养孩子什么样的素养、学养、教养呢？反应力。一定意义上，人的最大习性就是惰性，而反应力的培养就是为了反惰性。一个人贪睡、贪吃、贪喝，从本质上讲，是生命惰性在作祟。从能量的角度讲，惰性生命处在一种负能量状态。一个人的反应力不够了，说明他的能量不够了，这就像车没油了一样，就开不动了。

因此，《弟子规》从生命力建设开篇。纵观全文，我们会发现，“父母呼，应勿缓”跟“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遥相呼应，也跟最后一句“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遥相呼应。圣贤是怎么成的呢？“父母呼，应勿缓”。从细节、从行动力成的。可谓，“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接下来作者写道：“父母命，行勿懒。”大家看《弟子规》的次第，呼完了怎么办？该叫你干活了，是不是？呼你，你却没反应，该怎么办？开始学了，由温和不强制了。既然你不自觉，对不起，就开始要求你了，你必须给我去。所以，在推进的次第上，“父母命，行勿懒”有了强制的意味。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应勿缓”“行勿懒”的细微的差别：“应勿缓”带有主动性，“行勿懒”则带有被动性，是“应勿缓”的递进。

接着讲“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教，你要敬听；责，你要顺承。

把四句联系起来看，是从主动性、被动性、积极性、消极性来讲生命力建设。但是，我们看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孩子能做到这四句？不要说孩子，大人都做不到。我太太原来喊我吃饭，我一直没反应，因为我写东西的时候不愿意被打断。后来她学聪明了，让我妈喊，我妈一喊我乳名，我就得马上关电脑。我太太说，还是要“父母呼”，“妻子呼”不灵啊。这说明我没有把《弟子规》学好啊，如果学好了，“父母呼”要“应勿缓”，“妻子呼”也要“应勿缓”。

有时也会到家附近的便利店小坐，喝着蜂蜜柠檬汁，一边朝窗外欣赏流动风景。人来人往的街道，人潮与车阵交织，不时有新发现：这是一个框起来的小戏台，人人都在上演“快闪”。

座位边出现一个身影，是位体型矮小的老妇人，我做了个“请坐”的手势。

她开宗明义地做了自我介绍：“我叫林秀云，住在建国路33巷。”

然后一口气告诉我，她是做资源回收的，每天来这里收一位认识菜贩用过的纸箱。口风一转，带着微些恼怒的口吻对我说：“刚才有个路过的男人告诉他牵着的孙子说，这人是捡垃圾的！”

“这不是垃圾！我是在做‘资源回收’！”她颇不以为然。

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这位七十岁的花发大姊首先很正式地向我自报家门，她说自小是个养女，长大后分别在毛巾厂和纺织

厂做过女工，养父母待她不薄，长大后养父的同事为她媒，嫁给外省人。

一说到这里，这位林秀云大姊又微有怒意了：“当时左邻右舍都对我说，哎呀，外省男人都要打老婆，你惨了！”

“当然没有啦！”秀云一五一十地娓娓道来：“我先生早年是随两个同乡一起逃难来台湾的。年轻时在裕隆汽车厂工作，一直到退休，我们结婚五十年了。他身体不错，每天一大早就出门去玩股票。他是浙江诸暨人，我们有一儿一女，合起来就是个‘好’字！”

听到这儿，我也不禁拍手叫好！

灰白的头发被一顶旧布帽扣

住大半个脑袋，秀云有点不好意思却又掩不住得意地对我说道：“我只有小学毕业啦！没读过什么书。识字而已。”

“可是我的字写得比我女儿好看多了！她读商职毕业，现在是一家有名旅馆的业务主管呢！”

我赶紧陪笑：“对喔！会识字还把字写漂亮，不简单，学历只是一个参考啦！很多高学历的人，做人很差的。生活经验才是学问！”

我们一来一往聊得挺投缘，她还一一介绍了先生孩子的姓名：王伯康、王瑜佩、王冠干……都好好好听。

接着又告诉我，一个人要能吃、能作、能动才算健康，她最辛苦的一个时期是曾在建国麻油厂煮饭给工人吃，每天累得像头吃不饱的狗，连舌头都吐了出来

民女林秀云说

桂文亚



上学 (中国画) 沈雪江

旧历除夕前的几日，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让我和老婆回老家，说要行“祝福”仪式。我们老家，因地理位置靠近绍兴的诸暨，很多风俗和绍兴接近。

我和老婆下了班就急忙从县城驱车往乡下赶。县城到老家的距离大约有50分钟的车程，平时不常回去。正因为不常回去，每次去我母亲都会多烧许多的菜。她烧的菜已经完全不是我们一餐能吃得了的。当我回到家，看着厨房里那些碗碟里装着的准备烧的菜蔬，我真的有些想埋怨了——可是不能啊！我张着口一会又闭上了。她是怀了一种心病了，一定是这样子。

母亲的晚餐

赵玉龙

一个人对味道的最原初的体验，大多来自他儿时母亲给他制作的食物当中。小到一块豆腐，或是四时蔬菜，在味蕾神经的末梢，总可以记住属于妈妈的味道，这种味道，就是家的味道。我自小就习惯了母亲做的饭菜的味道，也一直以为这是我味蕾中最美的记忆。我喜欢母亲烧的豆腐羹，大蒜炒冬笋，糖醋排骨或者松花肉……而母亲也是在这样的一餐一餐中，习惯了看着我的成长。在我十七岁以前，一直住在父母的身边，天天吃着母亲做的饭菜。按着节令，地里长豆角的时候就吃豆角，长芋头的时候就吃芋头。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很简单，但是很舒服，因为每日都可以吃到母亲做的饭菜。



七岁那年上小学，班主任很年轻，刚从师范毕业，像个大姐姐。不知为什么，大姐姐对我高看一眼，第一学期就让我当班长，任务是上课前叫一声“起立”，同学们站起来道一声“老师好”！老师走到讲台前答一声“同学们好，坐下”便开始上课。只是到二年级时，大姐姐老师调走了，我的班长生涯也就结束了。

小时候的我有点调皮，是那种“闷皮”，上课不专心爱做小动作，老是受批评。作业也不认真，潦潦草草、马马虎虎，偶尔还要开个“红灯”（不及格）。记得有一次放学后约几个男生到人民广场踢五人小足球，球是抽水马桶的浮球，球门一左一右用两个书包替代。玩疯了，书包都忘了带回家，为此挨了一顿胖揍。如此糊里糊涂地过了六年。

1966年小学毕业，就近分配进了中学。中学三年多数时间在家里，好容易等到复课了，复课也是闹革命。到了1969年，学校将我们疏散到郊区，说是下乡劳动，实为战备需要。一去便是半年，回到上海就算是初中毕业了。

1970年6月我告别了学校成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战士，所谓战士不穿军装，所谓兵团其实是农村。据说去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是为“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对大多数人而言，泥巴倒是滚了几年，心却始终没有练红。

“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学开始复课，大学开始招生。对于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来说，谁有机会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就等于跳了龙门。当然，即便在“革命”的年代，这种好事也是很难轮到平头百姓的。曾经有个张铁生，一张大白卷上了大学，那是例外，因此不敢奢望，只怪自己没有个好爹妈。七七年恢复高考，大家凭本事，我们这批被称为“文盲加流氓”的六九届只有一声叹息了。

到了1979年，在农村挣扎十年，几乎已经绝望的知青闹将起来。托改革开放的福，“让孩子们回来吧”，邓小平老人家金口一开，我便随着大流回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当然是找单位了，第二件事就是找书读了。找单位是为生计，找书读是为圆梦。于是白天上班，晚上念书，念的是职工工业余大学。风里来，雨里去，如此四年，混得一张夜大文凭。有心栽花花不红，无意栽柳柳成行。就是这张羞于示人的业余大专文凭居然送我走到退休终于没有被下岗。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性价比”，还算可以。

曾经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一记者提问：看了你的简历，是在职大专，这些年很多人都在不停地提高学历，你为什么还是20年前的大学？我说：你问我学历，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也有人说不。说我不好的，认为我这个人还老实。说我不好的，觉得怎么让一个“低学历者”来当领导？我是1953年出生的，后来到农村，回城后一边工作一边读夜大，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我们夜大是一个星期两个半天，两个晚上，读了四年。这是一代人的命运，当然自己也不努力，就落后了。

很羡慕别人参加校庆、参加校友会，我的小学被拆迁了，中学被拆迁了，夜大也被合并了，如今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三无产品”。听别人说起，上名校，又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想想人生是长跑，其实胜负在终点，并不在起点。



都是空白页。

蜂王浆只有在低温下才能保持性质稳定，在常温下，很快就会失去大部分活性成分。所以，无论是购买还是服用蜂王浆，冬天是最好的时节，这样才能确保吃到在产供销各环节都处于低温状态而保持高活性成分的蜂王浆。人类进入冬天，阳气内藏，人体处于收纳的时节，蜂王浆具有提高免疫力、调节肠胃的功能。这时候进补蜂王浆，更容易被吸收，可以有效预防冬季感冒、减少其它疾病的发生。吃蜂王浆相当于将“火种”储存起来，到了春天，它就会给肌体提供足够的养分，让体内的“火种”喷发出来，这个时候真可谓“冬天进补，春天打虎”啦！

都是空白页。

都是空白页。

都是空白页。

都是空白页。

十日谈

冬藏养生须加餐 责编:龚建星

明起刊登一组《新年新愿》，责编:殷健灵。

冬天里的一把“火”

程介平

奇？我从蜂农处了解到，蜂王浆是工蜂采集花粉后，回巢反馈给蜂王吃的一种特殊食物。一只普通的蜜蜂只要终生食用蜂王浆，就会变成蜂王。而蜜蜂的寿命只有一至六个月，蜂王则可以活五到七年，是蜜蜂的几十倍！1954年罗马天主教主教保罗十二世年届80岁高龄，身患重病，体质非常虚弱，病情严重恶化，在服用大量蜂王浆后脱离险境，并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健康。

那年冬天，我开始食用蜂王浆，至今20多年，从未间断。

过去，我的体质很差，每当换季时，感冒发烧只会延时不会缺席，而且病去如抽丝，得过肺结核、肺炎、支气管炎。但自服用蜂王浆之后从未再发，到退休时，我去医院的总共次数屈指可数，病历卡只有前面几页有看病的记载，其他

都是空白页。